本版编辑：龚 克
E-mail：z4@studytimes.cn
Tel：010-62806124

红色雕塑的精神力量

□ 谢煜桐

这里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在这个院子里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，每座楼宇、每个角落都是熟悉的。春天里的百花盛开，争奇斗艳；夏天里的郁郁葱葱，清凉宜人；秋天里大片大片金黄的银杏林，传递着收获的讯息；还有冬天，高大的楼群巍然矗立在茫茫大雪之中，显得庄重而宁静。年复一年，岁岁如此。久住其中，莫名地也有些审美疲劳了，以至于当来学习或者办事的人赞美党校校园时，自己也只是应承着而已，并没有激起内心的涟漪，也少些应有的激动和兴奋。

有时想，这院子里似乎缺少些什么，但认真想时，又说不出。只是到了今年夏末的一天，随着一尊尊雕塑的出现，心中的疑问才得以破题。这个院子近千亩，从南向北，呈长方形。从中国古建筑来说，算是三进院子。进了南门不远，是主楼，算是一进；往北300米，是大礼堂，算是二进；再行300米是现代化的综合楼，算是三进。中轴线上，如今从南到北立了三组雕塑。进了大门，不远处的花岗岩是校名碑。“中共中央党校”六个大字，提醒着走进院子的人，您已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。穿过巍峨的主楼，就在右侧，主楼背后的草地上，依然是中轴位置，花岗岩的马克思、恩格斯雕塑屹立在那里。这时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院子的历史、党校的历史以及党校的使命。这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院子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，也曾直接叫“马列学院”。马克思、恩格斯，这确实是最能够、也是最应该在这里见到的两位革命导师、两位哲学先贤啊。

走近雕塑，两位革命导师或坐或站，神态安详，都在沉思中。站在马恩雕塑前，让人刹时间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，耳边仿佛回响起恩格斯那篇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，《共产党宣言》问世170年来的世界历史，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带领人民进行的前赴后继、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一幕幕又呈现在眼前。中国的，外国的，这一切一切的人类进步事业，都跟我们眼前的两位巨人及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直接相关。此地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校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，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雕塑就矗立在眼前，身为这个党的党员，站在革命导师的雕塑前，这又该是何等神圣的感受！

主楼建成于1962年，是我们党执政初期建设的大型建筑之一。每天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上下班都要从中门进出。马恩雕塑的出现，仿佛在告诉经过这里的人们，要知道自己是为谁在工作，提醒大家要增强党的意识，知道自己的工作和马恩的理想是相关的，确切地说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。

再往前走，礼堂前广场，远远地看到一个巨大的雕塑，毛泽东塑像。毛泽东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，曾亲任中央党校校长，所以，雕塑取名“我们的老校长”，十分贴切，也十分亲切。延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时期，也是中央党校一个辉煌时期，革命事业蒸蒸日上，革命前途一片光明。这也可以从毛主席的雕塑看得出来：主席习惯地把双手叉在腰间，双目深沉地凝视着前方。人到中年，成熟自信又富有活力，胸怀全局，运筹帷幄，而当时的革命形势一日千里，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，敌人正一天天坏下去。

站在主席雕塑前，自然会首先想到这是我们的老校长，想到我们党、党的一代又一代领袖对党校的高度重视，想到党校事业的薪火相传、发扬光大，让我们党校人徒增几分自豪感和沉甸甸的责任感。

综合楼是党校的三进。楼前广场已经改造一新，变成了一片新天地。宽阔而平坦的草坪，东西南北是绵延的木质连廊，显得古朴、典雅而又不失庄重大气。草坪的南端屹立着邓小平同志的雕塑，取名“总设计师”。雕塑取行走姿势，小平同志目光坚定、健步走来。站在小平同志雕塑前，自然让人想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，想起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功伟绩。今天，他开创的伟大事业，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，绘就更加壮美的篇章。美好的中国梦就在眼前。

我们时常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党校的作用。除了教学，环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环境是一种文化，有时环境可以起到教学所无法起到的作用。当今时代，思想多元，文化交流或者碰撞乃至激烈对抗。党校的雕塑，不是可以更直观、更鲜活地起到教育作用吗？在我看来，雕塑的力量在于凝结在形象中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，在于由内而外的能量传递，在于潜移默化而产生的磅礴之势和鼓舞人心的力量。革命导师是思想明灯，而雕塑则是高高的灯塔。

（作者系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）

校园生活

做思想上的年轻人

□ 宋惠昌

当一个人到了一把年纪的时候，特别是即将走向老年回首往事时，对自己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的生活，总是有一种难以遏制的留恋之情，而看到眼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，则常常会产生一种无法掩盖的羡慕之情。这就是说，人们都想长期留在自己青年时期的生活里。我们能永远留住自己的年轻时代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是，也有与此不同的说法。原因何在？这其中的关键，是人们对“年轻”这个概念的涵义究竟怎么看。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，恰好收到老朋友发来的一篇短文，初读后感到很有价值，有责任推荐给读者朋友一读。

这是德裔美国人塞缪尔·乌尔曼70年前写的一篇四百多字的短文，题为《年轻》，全部内容如下。

年轻，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，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。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，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，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，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，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年轻，意味着甘愿牺牲温馨浪漫时光去闯荡人生，意味着超越羞涩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。而60岁的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。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。只是随着理想的熄灭，人类才出现了老人。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，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。忧虑、恐惧、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。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，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……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。在你我心灵的深处，同样都有一个无线电台。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，从无限的时间中，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信息……你我就永远年轻。一旦这个无线电台坍塌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、酷雪所覆盖，你便衰老了——即使你只有20岁。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，扑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，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90岁。

据说，麦克阿瑟在指挥太平洋战争期间，办公桌上始终摆着《年轻》一文的镜框。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：“多年来，《年轻》始终是我的座右铭。”我很认真地读了这篇短文之后，感到此文有很强的震撼力，其精彩论述引人深思，多有启发。

每个人的一生中，都会经历由年轻到衰老的过程。就人们的意愿而言，都希望永远年轻，而不要衰老，不过事实上，谁也不可能永远年轻，而不衰老。这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年轻”“衰老”，是一种生理学的概念。人的生理变化，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。但是，前述《年轻》一文中所说的“年轻”，却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“年轻”概念。那么，《年轻》一文中的这个“年轻”概念，其内涵和实质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

为此，我们看看《年轻》一文作者的观点，他写道，每个人的心灵深处，都有一个无线电台，如果它不停地从人群中，从无限的时间中，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信息，扑捉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，那么，我们就会永远年轻。

很明显，这里所说的“年轻”，并不是通常的生理学概念，而是一种具有更加广泛内容的社会学概念。这是因为，人，首先是生理学的概念，但是，人又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存在物，更重要的，人是一种社会性质的存在物，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。这就是说，人是以生理学为前提的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政治学、哲学等学科的概念。比如说，人不但有生理的需要，更重要的是，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需要，比如《年轻》一文说的希望、勇气、乐观等等精神要素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对于人来说，“年轻”，这指的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。有的人据此提出了“心理上的年轻人”的理念，这诚然是十分重要的；但是，包括心理要素的各种各样的精神要素，它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基础要素，即人的思想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提出“思想上的年轻人”这个理念。这就是说，作为人的特殊精神状态的“年轻”，对人的精神状态起决定性作用的，是一种“年轻”的思想。

何谓思想？对此，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。这里，根据我的理解，对这个范畴的内涵和实质，做简要表述。一般来说，思想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而形成的意识形式，它是人的意识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。思想，是人对自然、社会和人本身奥秘进行自由探索的结果。思想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认识或者逻辑思维的精神成果，它是通过一定的理论形态或者观念体系表现出来的。因而，思想是人的理性思维之精华。思想的最高形式是哲学，作为哲学范畴，思想是人们通过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、概括、抽象等等的思维活动，同时借鉴人类文明中的有价值成果，所形成的独特见解。

人是思想的唯一主体，所以，思想的力量，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实质上是人本身的一种创造性力量。科学发展的实践证明，思想是人的一种武器，思想是人类的智慧和精神力量，所以，人的思想在人改造世界、提高自身文明水平的过程中有特殊的价值。马克·吐温这样说过：“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，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，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感到吃惊的成绩来。”帕斯卡尔说：“由于空间，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，有如一个质点；由于思想，我却囊括了宇宙”，“思想形成人的伟大”。

这里所说的保持年轻的思想，做思想上的年轻人，都是指这种肯定意义上的思想。这样的思想，之所以能够使人始终保持年轻的精神状态，其本质特征，是它对世界的无穷的自由探索，是它对人世间奥妙那种不可遏止的探索，是它本身永不停止的吐故纳新，因此，它有着穿透灵魂的神奇力量。那么，人们一旦具有了这样的思想，他便能够始终保持年轻的精神状态，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。

就此，我给读者朋友一个良好的祝愿：永远做思想上的年轻人！

随 笔

中央党校报刊社2015年度核验记者证人员公示

赵慧珠、刘学侠、李红、林娜、余昌淼、兰文飞、于朝霞、孙宇、程冠军、戴菁、海丽华、张丹丹、李玉梅、蔡金刚、曹颖新、曾西雅、沈辉、王翠娟、龚克、史小今、吕红娟、胡秀荣、范丽君、张莹、张治江、谢婵婷、杨洋、李雪林、张婷、王丹丹、石伟、毛强、朱云利、罗俊峰

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：010-83138953

编者按：文化凝神，艺术聚力，信仰似无比的深海。当你步入中央党校——中国共产党最高学府这一神圣殿堂时，文化的浸染，艺术的熏陶，精神的力量，——润物无声，潜移默化，正在为党的莘莘学子产生着熔炉般的影响。本刊曾刊登过学员赵腊平的4则中央党校楹联欣赏，在学习时报这座“没有围墙的党校”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关注。应读者之邀，自本期起，续载赵腊平学员的党校楹联续解。

心宽气象恬 风清好赏月

——中央党校校园内楹联续解之一

□ 赵腊平

在中央党校掠燕湖边南亭一对漆红的圆柱上，镌刻着启功先生手书且流传甚广的一幅楹联，楹联之间的正上方挂有“平湖秋月”字样的匾额。这幅楹联就是——

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秋色人在画中行”

先说匾额。“平湖秋月”本是杭州西湖的美景。南宋时，“平湖秋月”被列为西湖十景之三，元代又被列入钱塘十景。

“平湖秋月”景观指的是：每当秋清气爽，西湖湖面平静如镜，皓洁的秋月当空，月光与湖水交相辉映，颇有“一色湖光万顷秋”之感，故题名“平湖秋月”。

其实在南宋时，平湖秋月并无固定景址，而以泛舟湖上浏览秋夜月景为胜。清康熙三十八年，康熙皇帝巡游西湖，御书“平湖秋月”匾额，从此景点固定。现今的平湖秋月观景点位于白堤西端，背倚孤山，面临外湖。

中央党校内的南亭是建在桥上的一个颇具江南建筑风格的凉亭。拾阶而上，穿过凉亭，便是书香浓郁的二味书屋。书屋之后便是一片翠绿的山林，清风徐来，鸟语悠扬。凉亭之下，是碧波荡漾、金鱼游弋的掠燕湖。整体看来，南亭雕梁画栋，古香古色，平台宽广，视野开阔，高阁凌波，绮栏俯水。如是秋夜在此纵目远望，但见皓月当空，湖天一碧，金风送爽，水月相溶，确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。可见，借名西湖的“平湖秋月”，却也实至名归，名副其实。

这幅楹联描写的是春天与秋天的美好景色，意思并不难懂：春日，天晴水清，清澈平静的水面，倒映蓝天行云，让人感到仿佛坐在天空上。秋日，漫山秋叶飘零，人走在山中，山景如画，人就仿佛在画中穿行。

如果考究这幅楹联的来历或出处，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一句应是出自唐朝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《小寒食舟中作》，诗中有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”之句。大意是：春天水涨，人坐舟中起伏不定，如在天上云间；年老眼昏，看花犹似隔着薄雾。而杜甫的这“春水船如天上坐”之句，又似借鉴同代诗人沈佺期的诗句“人疑天上坐，鱼似镜中悬”。

楹联的后一句“秋色人在画中行”应是启功先生的原创，但兴许受了唐代王维等人诗作的启发。如王维有一首题为《周庄河》的诗，其中有“清风拂绿柳，白水映红桃。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”之句。另外，宋代张先题为《题西溪无相院》一诗中，也有“入郭僧寻尘里去，过桥人似鉴中行”之句。类似的意境有清代诗人高鼎写的一首题为《画》的诗：“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但有点像谜面，味道不一样了。

也许是从启功先生的楹联受到启迪，后来衍生出来不少类似的楹联，如，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秋江月似镜中行”“春水船如天上坐，渺烟帆似云中行”。但从对仗与意境上看，鲜有超过原联的。

“无力东风花半露，有情春水燕双飞”

此联位于中央党校掠燕湖东岸的东亭，亦由启功先生手书。

楹联之间正上方置“静观”匾额。说起来，这“静观”二字也颇有学问。它源于道家哲学，指仔细审察，冷静分析。唐代王维《酬诸公见过》中诗云：“静观素鲔，俯映白沙。”宋朝程颢《秋日偶成》诗之二中说：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”

想想看，一个人要能做到“静观其变，不欲其乱”，也就是说，遇事沉着应战，先不动声色地观察事情的进展变化，工作节奏不受到其影响、扰乱，肯定也是一种定力和能力。

在中央党校，将“静观”二字置于东亭也确见匠心。东亭东西朝向，南北宽畅，两面扇形敞开，中间是一东西通透的圆形门洞，拾级而上，穿过门洞，便是掠燕湖，掠过水清倒影的湖面，正对着的是那栋二层楼的极具宫廷建筑风格的二味书屋。傍晚时分，夕阳西下，华灯初放，闲坐东亭，举目凝望，但见湖面波光粼粼，书屋金壁辉煌，偶有燕子飞过，此情此景，何等美妙！

启功先生的书法延续了董其昌一脉，并上追唐人楷法，融入自己的学识和理解，自有一种洵洵儒雅的书卷气和恬淡从容的古典气息，其造诣极深，笔墨精到、线条简练、结字、章法都十分得体，可用“雅、清、简、静”四个字概括。

而启功先生手书的这幅楹联，不仅功力了得，其意境也十分诱人：温柔的东风吹拂着柔嫩的花枝，初绽的花朵在摇曳的枝条中时隐时现，像一个娇羞的少女；碧绿的江水满含柔情，微风吹过，荡起一圈一圈的涟漪，燕子在水面上双双飞过，激起岸边的人们无数联想……

据查证，“无力东风花半露；有情春水燕双飞”应是蜀中雅士骆成骧先生的手书墨迹联，后收入《骆成骧撰题联》。

骆成骧（1865-1926）何许人也？字公骝，四川省资州（今资中县）人。九岁随父先后就读于成都锦江书院、尊经书院。14岁应州试，为王壬秋所器重。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乙未科中进士，殿试置一甲第一名。第一名原是喻长霖，骆成骧名列二甲之前，但其对策中有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之句，让时值甲午新挫的光绪帝深受感动，故钦定为第一。点元后授翰林院修撰，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官等职。

骆成骧一生清廉自守，不求高官厚禄，家无恒产，清贫一世，有“穷状元”之称。但博学能文，擅楹对，偏爱武事，著有《清漪楼遗稿》。

至于骆成骧先生的楹联借鉴了哪些经典，似很难考证。但唐代诗人张泌有词曰：“燕双飞，莺百转，越波堤下长桥。斗钿花筐金匣恰，舞衣罗薄纤腰。东风澹荡慵无力，黛眉愁聚春碧。”“燕双飞”“东风无力”尽在其中。“东风无力”也见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《无题·相见时难别亦难》一诗：“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这几句诗读者耳熟能详。有关“东风无力”，明代沈谦亦有涉及：“翠密红疏，节候乍过寒食。燕冲帘，莺睨树，东风无力。”

“花半露”三字，洋溢着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朦胧之感，但古人诗词中并不多见。倒是浙江现代诗人卢熙斌先生有诗云：“山花半露最堪怜，姹紫嫣红各逞前。万壑千峰冰雪后，奇葩吐艳照人间。”好一个“山花半露最堪怜”！直把山花含苞初放、欲绽还羞的形态描绘得栩栩如生、神灵活现。

有关“燕双飞”，古典诗词中则不少见。如，唐朝诗人卢照邻题为《长安古意》的诗中有“双燕双飞绕画梁，罗帷翠被郁金香”之句；宋代词人晏几道的代表作《临江仙·梦后楼台高锁》中也有：“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的句子。

“天高地迥襟怀豁，岳峙渊渟气象恬”

位于中央党校掠燕湖湖中岛红船展览馆东边的东亭，系著名书法家郑诵先先生作品。

郑诵先原名世芬，字诵先，四川富顺人。著名书法家。他幼承家学喜习书法，平生好读书，治学严谨。精研文史，工诗词及骈、散文，尤擅书法。各体俱能以草书见长，晚年尤喜章草，将《爨宝子》《爨龙颜》等碑的用笔融汇到他的草书中，所作兼取汉碑和“二爨”笔意，风格更加气魄宏大，浑厚苍莽，潇洒飞动，呈自家风貌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郑诵先先生的这幅楹联基本上呈现了他晚年的风格。

“天高地迥襟怀豁”，迥，远也。这句诗的意思是说，心胸豁达，像天空一样深邃遥远，像大地一样宽广辽阔。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中亦云：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”

“岳峙渊渟气象恬”：渟，水停止不流动。这句诗是形容人的品德如高山耸立，如渊水深沉，气度非凡；也指人具有很深的内蕴，藏而不露，厚积薄发，处事沉稳，不骄不躁。晋·石崇《楚妃叹》中诗云：“矫矫庄王，渊渟岳峙。”说的也是胸怀宽广，气度不凡。

楹联上方的匾额为“时和岁丰”，意即四时和顺，五谷丰收。用以称颂太平盛世。出处为宋·苏轼《论赏罚及修河事》：“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，雨雪应时，辄喜不自胜，举酒以属群臣。”

这幅楹联蕴涵的人生感悟，对于我们做人、处事、为官，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启示。有人说，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，应当有一种志存高远、虚怀若谷的气度：临危而不惧，途穷而志存，名利甘居后，仁厚纳知己，当机能立断，遇乱能慎行，忍辱能负重，功高不自傲，立言必有行。

作为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，在当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，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，同时出现利益多元思想多样，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，更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认清大势，把握大局，增强信心，保持定力，增长智慧，锻造能力，因势而谋、应势而动、顺势而为，经受考验。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，在众说纷纭中开出改革良方，再蹄疾步稳地推进各项改革，最终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与宏伟蓝图。

（作者系中国矿业报社副社长、副总编）

学员作品

刊址：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：（010）62805132 邮政编码：100091 订价：全年88元 订阅：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：（010）62806227 照排：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